

宋代詩話李商隱論

禹在鎬* · 朴亭順**

<目次>

I. 引言	IV. 義山詩用典用事論
II. 西崑詩派宗義山論	V. 結 論
III. 義山詩高情遠意論	

I. 引言

李商隱在宋代詩話詩人論中是頗被重視的人物，宋人對於李商隱及其詩並不因其詩風或是人品而有所忽略。宋人對於李商隱獨特的詩歌風格、作為詩人所顯露出來的情性才華以及用事等具體的詩法都予以展開，進行比較充分的論評，從而為後人進一步認識李商隱詩歌世界奠定了基礎。

在晚唐詩壇上，李商隱當時與杜牧齊名，若就對後世的影響而言，超過了杜牧。李商隱在詩歌史上的重要貢獻，是創造性地豐富詩的抒情藝術。他的詩歌創作，常以清詞麗句構造優美的形象，寄情深微，意蘊幽隱，富有蒙朧婉曲之美。最能表現這種風格特色的詩作是他的七言律絕。其中又以<無題>多為七言近體，堪稱典型。詩以‘無題’命篇，是李商隱的創造。主要以詩歌形象所構成的意境為依據，作為一般愛情詩對待，這并不妨礙認識這些詩作的藝術價值。李商隱詩歌的意義雖比不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一位對

* 嶺南大學校 中國言語文化學部 教授

** 慶星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講師

後世影響頗深的詩人。李商隱在唐朝詩壇的重要地位在清朝編錄的《唐詩三百首》中得到鮮明的體現。在此集中，李商隱的詩作收錄了22首，名列第四位。其地位及影響可見一斑。宋代《蔡寬夫詩話》中記述：“王荊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¹⁾可見對李商隱推崇至極。

本文將分別三章，闡述宋代詩話李商隱論，目的在於揭示宋代詩話李商隱論的核心觀點，宋人對李商隱作為詩人主體素質的論述，探討宋代詩話如何為後世詩學李商隱論的深化提供豐富的理論範疇。

II. 西崑詩派宗義山論

宋代繼承學習李商隱詩作的文人不少。據清初葉燮所述：“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²⁾宋真宗朝以來，‘澶淵之盟’的訂立，軍事外交上的穩定，國內顯現出來的是一片祥和氣象，真宗也不再像太祖、太宗那樣節儉，大力鋪張禮樂之事，祭祀、封禪都需要有與之相稱的詩歌創作來呼應。北宋前期的詩人大多沿襲唐人，從王禹偁、楊億、盛文肅、歐陽修等人已經逐漸專學唐一人風貌，轉向學習一種形式風格的詩歌，重視詩作風格。至蘇軾、黃庭堅則進入宋詩創作新紀元。北宋前期的詩人，各有其派別，學唐人有各個不同的對象。對此，宋人蔡居厚、胡仔、嚴羽均有所闡述：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³⁾

“國初因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

1) 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一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622頁。

2) 葉燮，《原詩》，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63頁。

3) 嚴羽，《滄浪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8720頁。

禮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⁴⁾

北宋前期詩人如王禹偁等專學白居易，到大中祥符、天禧年間，有楊億等學李商隱，號西崑體，說明了當時的詩人，確實有學不同唐人的諸派。宋代詩壇這一特色，正是一種由諸多文人共同推崇某一目標而形成一種共識的團體。同一詩派中的詩人，有著某些程度上的相同點，而各個不同詩派，則有某些程度上的差異，以形成各個詩派的特色。了解宋代當時的詩派，可以理解宋代詩學理論。宋人何谿汶《竹莊詩話》中闡明：“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立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鬥葉為工，號稱‘西崑體’。”⁵⁾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互相唱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崑酬唱集》，被稱為西崑體，在當時頗有影響。重視學力、講求華美的西崑派，代白體而起，繼而獨擅北宋文壇。西崑體是宋初詩壇上聲勢最盛的一個詩歌流派，其詩人中成就較高的有楊億、劉筠、錢惟演。

宋人劉放《中山詩話》中有類似論評：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我為諸館職搏撻至此。’聞者權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⁶⁾

西崑體詩派以李商隱為宗主，屢見載於宋代詩話中，殆為不爭之事實。劉放指責竊取李商隱語句引以為病，所病者乃西崑後進。西崑體詩人宗法李商

- 4) 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一冊，622頁。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四冊，3663頁。
- 5) 何谿汶，《竹莊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十冊，10200頁。
- 6) 劉放，《中山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一冊，444頁。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184頁。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四冊，3664頁。

隱，兼學唐彥謙。他們大多有良好的詞章修養，技法圓熟，善於在詩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詞妙語，以求意旨幽深。其詩作大抵音律諧美，詞采精麗，有一定的藝術價值。楊億〈漢武〉⁷⁾一詩，作於景德三年(1006)任翰林學士時，詩中運用漢武帝海上尋仙、祈求長生、迷信方士等事，批評漢武帝追求不到長生，卻把流星視為穿天神下凡夜夜拜望的蠢事；隱瞞自己受方士所騙，謊稱被自己處死的文成將軍乃食馬肝而死，使有識之學者諸如東方朔等，流落長安街頭乞食。楊億藉〈漢武〉一詩諷刺宋真宗重封禪而輕文士，⁸⁾以東方朔自比，詩中諸多諷刺，似李商隱詠史諸作。劉放《中山詩話》評‘義山不能過也’。從詩歌創作藝術角度，西崑派宗法李商隱，熔鑄事典，精選詞采的藝術特徵，在此詩中得到充分展現。首聯寫求仙之說渺無邊際，欲登天而實無路，指出漢武求仙之無稽。頷聯寫武帝爲了與仙接近而勞師動衆，費心耗神。頸聯寫漢武求龍馬及忌諱處死方士之事。前六句歷數漢武求仙的各種可笑之處，指責徒勞無益。尾聯以東方朔自嘲索米長安之典，點出有才之人却被閑置之事，與上文形成鮮明的對比。借古諷今，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

西崑體派詩人不滿白體詩的淺切，也不滿晚唐體的枯寂，提倡學習李商隱，主張詩歌語義要深，詞章艷麗，用典精巧。對偶工整。由於西崑體詩人，大多社會地位較高，生活優越，因此他們的詩作少有現實內容，多爲酬唱之作。西崑詩人只是一味模擬，缺乏真情實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隱的詩題、典故、詞藻，所以被嘲爲李商隱‘擣搗至此’得‘衣服敗敝’。宋人石介推崇韓愈的‘道統論’，他在〈怪說〉中指出：“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⁹⁾“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¹⁰⁾被

7) 楊億，〈漢武〉，《四庫全書》，集部 總集類，《西崑酬唱集》卷上“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光照竹宮勞夜拜，露待金掌費朝餐。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忍令]索米向長安。”

8) 宋景德末年，真宗趙恒信用王欽若，王荐引丁謂，迎合真宗求仙學道的旨意，僞造天書，爭獻符瑞。真宗因於景德五年(1008)，改元大中祥符，東封泰山，西祀汾陽，廣建宮觀，希求長生，耗費國力民財。正在內廷秘閣修《冊府元龜》的楊億等人十分不滿，借漢武帝晚年求仙之事互相唱和，以諷諫真宗，楊億的〈漢武〉排爲第一。

9) 石介，〈怪說下〉，《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徂徠集》卷五。

復古派的石介視爲‘怪’現象，指斥楊億爲首的西崑體詩。待歐陽修、梅堯臣等開創新的詩風，西崑體乃告衰歇。西崑體內容空虛，片面追求李商隱的雕彩巧麗和唐彥謙的韻律鏗鏘，嚴重脫離社會生活。許多文人競起補偏救弊，大力呼吁文風改革，一場轟轟烈烈的詩文革新運動因而興起，它直接影響到宋代各種文學樣式的發展。後期西崑派詩人如宋綬、晏殊、胡宿、宋祁等，明顯受到西崑體的影響，辭彩斐然，格調清高，但是并無特別深意，是後期西崑派詩作的通病。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¹¹⁾

楊億、劉筠作詩，一味堆積典故，沒有甚麼內容，識道者皆引以爲病。可是後進學者爭而效法，以致文風一變，使唐人詩集幾乎廢棄不聞。所謂詬病者，多是針對後學者的競相倣效。歷來對西崑體‘侈靡雕飾’‘空洞不實’等加以批評，可爲西崑後進詩人之疵點，但對楊億，則稱許是多於詬病。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號’，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灸愈出，鎮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澗未破冰生硯，醴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泳錢、劉於後，則其體制相同，無足怪者。”¹²⁾

10) 石介，〈怪說中〉，《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徂徠集》卷五。

1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四冊，3663頁。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二冊，1217頁。

12)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吳文治，前揭書，第八冊，8212頁。

葛立方《韻語陽秋》中闡明西崑體風格，記述楊億對李商隱詩的評論，他讚揚李商隱詩“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灸愈出，鎮彌堅而酌不竭。”可謂推崇備至。“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¹³⁾張表臣指責西崑體‘破碎雕鏤爲下’，西崑體盟主楊億的‘雕章麗句’審美趣味下，是有諷諭意涵的，後世對崑體所詬病的‘虛浮侈麗’缺點，實是針對西崑後進而發。

宋初風靡半個世紀的白體詩流於庸俗化、鄙俗化時，以楊億爲代表西崑體講求藻飾，多用故事的西崑體的出現，自然是宋初唱和詩發展的產物，也是對鄙俚、淺近的唱和詩風有意的反動。與宋初的白體、晚唐體相比，西崑體具有氣象宏大，思致慎密的特點，往往能就事兼虛實，涵古今，講究措詞寓意之深妙。西崑體詩人作詩時講究修辭，重視格律，音節鏗鏘，屬對工整，情感濃麗。以資書爲詩，主要表現爲詩中大量用典。以學問爲詩，這是宋詩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對宋代後起的詩人有深刻的影響。西崑體作爲宋初出現的詩歌流派、詩歌思潮，體現了當時詩歌的詩風所趨，是宋詩形成自身特色的第一步。西崑體作爲宋初三體之一，在宋初詩壇獨領風騷四十年，正如當時文壇盟主歐陽修所評價“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¹⁴⁾後來備受北宋詩文革新人物批評，并被‘江西派’所取代，但其文學地位和對宋詩的發展流變皆起到一定的作用。

事實上，西崑體詩雖孕育於宋初館閣唱和之風，但不能說是貴族文學，其代表人物楊億風骨清亮，具有獨立於皇權的人格意識，在他身上顯示了宋代文人典型的氣質人品；西崑體與白體，不僅對立，而且相互滲透、并行發展，實際上是白體、義山體、唐彥謙體混合的產物，重視知識積累和文化素養，符合宋代文化的內轉趨勢，同時使白詩和晚唐詩的諷諭精神在館閣唱和這一特定創作機遇中得到了傳承；楊億咏史詩的規諷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懷詩中的個人感懷，可稱盛世哀音。因此，西崑體不僅僅是對晚唐詩風的‘簡單復歸’，

13) 《四庫全書》，集部 詩文評類，《珊瑚鉤詩話》卷一。

14) 《四庫全書》，集部 詩文評類，《後村詩話》卷二。

之所以為真正的‘宋調’的成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於西崑體派推崇和模倣李商隱的詩歌，并在某種程度上開拓了宋人從李商隱上溯杜甫的唐詩傳承之路。

III. 義山詩高情遠意論

西崑體沒落以後，論李商隱詩風氣并未減弱，反而藉着檢討西崑體詩的利弊，更加深入尋幽探微，李商隱詩各方面的優劣都有進一步的發掘。大體皆就李商隱詩瑕瑜互見時詩歌創作成果，就事論事。宋代詩話中不但體現出宋人學習繼承李商隱詩漸進的創作經驗，於李商隱詩各種詩歌藝術特色，也頗能加以發揮。

“王荊公云：‘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荊公晚年亦或喜之。《詩眼》云：‘李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¹⁵⁾

西崑體是晚唐五代詩風的沿續，大多師法李商隱詩的雕潤密麗、音調鏗鏘，呈現出典飾、華麗的藝術特徵。但是從總體上看，西崑體詩的思想內容是比較貧乏的，它們與時代、社會沒有密切的關係，用事僻澀，很少抒寫詩人的真情實感，缺乏生活氣息。李商隱詩既由西崑詩派全面引介到宋代，宋人通過西崑體了解李商隱，同時認識到李商隱詩與西崑體的差異，由此可以探索到宋詩話如何評價李商隱詩的論點範疇。李商隱在詩中所展現的高情遠意，宋人有所共識。

李商隱在詩中所呈現的是對於事物敏銳善感、出人意表的洞察與反思，宋人非常重視透過李商隱詩典故辭采中包含的譏諷、議論中所展現的高情遠

15) 蔡正孫，《詩林廣記》，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621頁。

意。

“《蔡寬夫詩話》云：「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¹⁶⁾

王安石對李商隱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雖老杜無以過也”。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李商隱詩有過人之處，正是用事深僻，雖然語工而意有所不及，自是其短處，但宋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李商隱所處的時代是行將凋萎的晚唐，與西崑體詩人處於太平盛世迥異，李商隱對於歷史事實乃至於人情世故，皆有極其敏銳的觀察，并出之以譏刺，發之為議論，這種由天賦，又適當其時，李商隱詩所達到的境界，確實令後人望塵莫及，西崑體衰微以後，宋人在與西崑體比較之下，對於李商隱的優越處也漸有所得。

李商隱〈杜工部蜀中離席〉¹⁷⁾這首詩是留別僚友杜之作。題意本是‘蜀中離席’，因為詩的風格模仿杜甫，所以加‘杜工部’三字。此詩擬杜，既得其詩法，又得其精神。公元851(宣宗大中五年)，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辟李商隱為節度使府書記、檢校工部郎中。不久，他又奉差赴西川推獄。詩中深寓憂時傷亂之感。首聯指仕途險惡，國家戰亂，表達詩人痛苦復雜之情。頷聯描寫雪山之使未回，松州之軍猶駐，邊防緊迫，外患嚴重，詩人憂國之情自然流出。頸聯言情濃景麗，境界變換一新。詩人以‘醉客’指無心國事者，而以‘醒客’喻自己心事重重，無心酒宴。‘晴雲雜雨雲’喻人生之變幻無常。尾聯以‘美酒’、‘送老’、‘當

16)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四冊，3664頁。

17) 李商隱，〈杜工部蜀中離席〉，《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上“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壚’、‘卓文君’陳述成都許多令人留戀之處，反襯出詩人痛苦的心情，流離漂泊之生活，引司馬相如自比，吐露無奈之辭。

李商隱〈安定城樓〉¹⁸⁾詩中，唐文宗開成三年(838)，李商隱繼進士及第後參加吏部考試時，受到朋黨勢力的排斥，不幸落選，失意地再回到涇源。詩人登上涇源古城頭安定城樓，縱目遠眺，看到朝政的混亂，腐敗勢力的橫行，有理想和才干的人無從施展自己的抱負，心中不禁生起了哀國憂時和自傷身世的無窮感觸，於是，詩人寫下了這首題為〈安定城樓〉的七律。首聯從登上城樓寫起，突兀雄偉地展開詩人凌空遠眺所得的景象：城堞、楊柳、汀洲，登臨縱目時的憂憤情懷和巍然獨立的形象得以充分體現。頷聯以古人典故自況，賈生即賈誼，曾向漢文帝獻過〈治安策〉，條陳時勢，指出當時朝政的失策“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¹⁹⁾王粲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曾作〈登樓賦〉。青年時代因避亂而奔走四方，依附過劉表，也是位懷才未展的詩人。詩人化用杜甫“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的成句，寫得更具體更動感情。李商隱通過歷史上兩個不得志文人的不幸遭遇來借喻自己。頸聯由憂時感事、自嘆不遇轉而申述志趣，其中暗用了春秋時范蠡輔越王勾踐滅吳後“乘扁舟，浮于江湖”的典故。此聯所表現的積極入世的態度，深得宋代王安石的激賞，以為「雖老杜無以過也」。王安石素來喜愛李商隱的詩句，「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因為這兩句詩通過錯綜巧妙的句式，有力地把回轉天地的慷慨豪邁的氣概和歸隱江湖的瀟灑飄逸，截然不同的風格統一起來，把遼闊無邊的‘天地’和小如一葉的‘扁舟’加以對比，特徵性描寫很有特色。尾聯中詩人道出憤憤不平的心境，把朝廷的祿位比作腐臭的老鼠，用鸚鵡即以鳳凰自比，運用《莊子·秋水》中所寫的鸚鵡嘴含腐鼠忌鸚鵡搶奪而鸚鵡不屑一顧的典故，既是自我剖白，又是冷峻的譏諷。表明自己應試博學宏辭，不是為了區區祿位。全詩最大特色是使典用事以抒情言志。四個典故，都較貼合詩

18) 李商隱，〈安定城樓〉，《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中“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忌宛雛竟未休。”

19) 《四庫全書》，史部 正史類，《前漢書》卷48。

人的思想感情，相互關係、構思縝密。此詩中用典手法多有變化，賈誼、王粲典是明用，準確深沈；范蠡曲而隱用，於有意無意之間；出於《莊子》的典故則是靈巧而流轉。李商隱通過用典使事，含蓄而深刻地達到抒情言志的創作目的。〈安定城樓〉可視為李商隱七律代表作之一。

李商隱〈戲贈張書記〉²⁰⁾〈夜飲〉²¹⁾等詩篇也可視為佳作，學杜甫得其法，李商隱詩確信有過人處，但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當然是其短處，宋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正是崑體之弊，與李商隱詩作相差甚遠。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於杜甫、李白、王維等人。李商隱詩中廣納前人所長，承杜甫七律的沈鬱頓挫，融齊梁詩的華麗濃艷，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後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後人認可。

“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²²⁾

李商隱所作〈宮妓〉²³⁾一詩中，宮妓是指唐代宮廷教坊中的歌舞妓。當時京城長安設有左、右教坊。第一兩句描繪宮廷中的歌舞場面，正點題目。漢代未央宮有披香殿是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歌舞過的地方。唐代慶善宮中也有

20) 李商隱，〈戲贈張書記〉，《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下“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星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弦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平芜盡日閑。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尋環。”

21) 李商隱，〈夜飲〉，《四庫全書》，集部 總集類，《御定全唐詩》卷540“卜夜容衰鬢，開筵屬異方。燭分歌扇淚，雨送酒船香。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誰能辭酌酹，淹臥劇清漳。”

22)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175頁。

23) 〈宮妓〉，《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上。

披香殿，‘新殿’或取此義。主要是以喚起歷史聯想的殿名來渲染宮廷歌舞特有的氣氛。着重描繪了「珠箔輕明拂玉墀」的景象。輕巧透明的珠簾輕輕地拂着潔白的玉墀，在華美中透出輕柔流動的意致，表現出一種輕歌曼舞的氣氛，使人感到與那些‘鬪腰肢’的宮妓融為和諧的整體。‘鬪腰肢’三字，簡潔傳神，不僅刻畫出宮妓翩躚起舞的柔媚之態，而且傳出她們競媚鬪妍、邀寵取悅的心理狀態。它還和下兩句中的‘魚龍戲’、‘偃師’，在競奇鬪巧這一點上構成意念上的關聯。它是貫通前後，暗示全詩主旨的一個詩眼。第三、四兩句集中托諷寓慨。‘魚龍戲’，本指古代百戲中由人裝扮成珍異動物進行各種奇幻的表演²⁴⁾。詩中的‘魚龍戲’是借喻宮妓新穎變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師’用了《列子·湯問》的一則故事²⁵⁾。詩中所描繪的‘鬪腰肢’、‘魚龍戲’，正相當於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師的機巧。透過‘不須’、‘終遣’這兩個含意比較明顯的詞語，說明詩中所強調的正是善弄機巧的偃師終不免觸怒君王，自取其禍。宮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種隱喻，迎合邀寵的宮女，不管嬪妃和玩弄機巧、終自召禍的偃師，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產物。魏慶之在《詩人玉屑》中，讚揚李商隱措辭寓意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²⁶⁾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

24) 《漢書·西域傳贊》顏師古注云：“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漱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這是一種變幻莫測、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

25) 《列子·湯問》的一則故事；傳說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師的能工巧匠。偃師獻上一個會歌舞表演的‘假倡’，「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穆王以為是真人，和寵姬盛姬一起觀賞它的表演。歌舞快結束時，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氣，要殺偃師，嚇得偃師立即剖解假倡，露出草木膠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終於免禍。故事中的偃師是一個善弄機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點因為弄巧而送命。這種機關算盡、反自招禍患的現象具有典型意義。

26) 許顥，《彥周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二冊，1414頁。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008頁。

始覺有異。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為有不盡之意。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為作詩當如此學。²⁷⁾

許顥《彥周詩話》等詩話中認為作詩淺易鄙陋之氣為大惡，呂本中在《紫微詩話》中舉例進一步說明李商隱詩有不盡之意，作詩當學之。宋人呂本中非常喜愛李商隱〈重過聖女祠〉²⁸⁾一詩，根據記載，聖女祠在今甘肅省武都縣，是唐代由陝西到西川的要道。李商隱在唐開成二年回長安時途經這裏，曾作〈聖女祠〉詩。十九年後，再次作詩題為〈重過聖女祠〉。詩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淪謫不歸、幽居無托的聖女形象。李商隱曾經和多名女道士有過戀愛，他的很多朦朧難解的詩歌，就是在記錄這些愛情。李商隱的詩歌歷來有多重解釋，魅力也就在這裏，如夢似幻，意境優美。宋人楊道孚深愛李商隱〈嫦娥〉²⁹⁾一詩，此詩諷刺信神仙而求長生者。以嫦娥為例，她偷吃不死之藥成仙以後，在月宮裏永遠品味着孤獨寂寞的滋味。詩人在諷刺虛妄的同時，不贊成嫦娥犧牲現世生活而換取長生不老的做法，認為孤獨寂寞的長生，實際上正是對生命的折磨和摧殘。這首詩的創作技巧很成熟。全詩旨在揭示人生哲理，但完全不用概念化的語言，講述動人的故事，啟發人們去思考。詩歌內在的含意是以詩中嫦娥的遭遇來抒發詩人欲在仕途上求得進取，却長期過着漂泊不定的辛酸生活。以神話寄興，將自己的感遇與嫦娥的命運相提，詩歌藝術手法新穎，立意也別開生面，常為後人所誦讀。

李商隱不僅咏史詩以及叙志述懷之作也是如此，在即景寄興的詩中，可以見出李商隱的‘高情遠意’。

27) 呂本中，《紫微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三冊，2886頁。

28) 李商隱，〈重過聖女祠〉，《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上“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29) 李商隱，〈嫦娥〉，《四庫全書》，集部 總集類，《萬首唐人絕句》卷41“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字，而聞者爲之浮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³⁰⁾

李商隱〈籌筆驛〉³¹⁾一詩，籌筆驛爲古地名，今在四川省廣元縣北。相傳三國時蜀漢諸葛亮出兵伐魏，曾駐此籌畫軍事。很多詩人留下了以籌筆驛爲題材的懷念諸葛亮的詩作。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隱罷梓州幕隨柳仲郢回長安，途經此驛，寫下這首詠懷古迹的詩篇。詩寫諸葛亮之威、智、才、功，不是一般的贊頌，而是集中寫「恨」字。詩人用抑揚交替的手法。首聯寫猿[魚]鳥畏其軍令，風雲護其藩籬，極寫其威嚴。頷聯却言其徒有神智，終見劉禪投降，長途乘坐驛車，被送往洛陽，蜀漢歸於敗亡；頸聯出句稱其才真無愧於管仲、樂毅；對句寫關羽、張飛無命早亡，失却羽翼。以其威智，霸業理應可成，然而時無英主，結果社稷覆亡，以其才略，出師理應告捷，然而時無良將，結果未捷身死。尾聯“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昔日經過錦里諸葛武侯廟時，吟哦諸葛亮的〈梁父吟〉，猶覺遺恨無窮。而所謂「恨」，既是寫諸葛亮之「遺恨」，又是詩人「隱然自喻」。以議論來表現「恨」的情懷，顯得特別宛轉有致。范仲溫《詩眼》所論：“惟義山「魚鳥」云云，「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於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³²⁾這裏沒

30)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四冊，3666頁。

31) 李商隱，〈籌筆驛〉，《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上“猿[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裏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有直接刻畫諸葛亮，只是通過猿[魚]鳥風雲的狀態來突出諸葛亮的善於治軍。猿[魚]鳥風雲，作為籌筆驛的實景，起到渲染氣氛的作用，使人有肅穆之感；但並不是單純的氣氛描寫，而是化實為虛，實景虛用，以賓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風烈’這一主體。“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詩句中，所咏乃為諸葛亮，對句中的關羽、張飛為其同時人；管仲是春秋時人，樂毅是戰國時人，用事以古今成對，出句以古人比擬諸葛亮，對句實寫諸葛亮同時人關、張，即以古對今，以虛對實，而且對得極為自然。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³²⁾故以管仲、樂毅直指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謂‘管樂’可以說雖‘古’猶‘今’，雖‘虛’猶‘實’，與關、張對舉，可稱為‘奇’，然而却又不足為奇。

李商隱〈馬嵬〉³⁴⁾是一首政治諷刺詩，鋒芒指向唐朝唐玄宗。首聯夾叙夾議，引用‘海外’更九州’的故事概括方士在海外尋見楊妃的傳說，用‘徒聞’加以否定。‘他生’為夫婦的事渺茫‘未卜’；‘此生’的夫婦關係，却已分明結束，引起下文。頷聯用宮廷中的‘鷄人報曉籌’反襯馬嵬驛的‘虎旅鳴宵柝’，昔樂今苦的不同處境和心情躍然紙上。‘虎旅鳴宵柝’的逃難生活很不安適和‘鷄人報曉籌’相映襯，暗示渴望重享昔日的安樂。‘空聞’和‘無復’相呼應，表現希望已幻滅，尾聯蓄勢，‘虎旅鳴宵柝’為了巡邏和警衛，‘空聞’意義就適得其反。從章法上看，‘空聞’上承‘此生休’，下啓‘六軍同駐馬’。‘虎旅’雖‘鳴宵柝’，不是為了保衛皇帝和貴妃的安全，而是要發動兵變。正因為如此，才‘無復鷄人報曉籌’，李、楊再不可能享受安適的宮廷生活。頸聯‘此日’指楊妃的死日。‘六軍同駐馬’與白居易〈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同義，玄宗虛偽、自私的精神面貌暴露無遺。‘七夕笑牽牛’是對玄宗迷戀女色、荒廢政事的典型概括，對照‘六軍同駐馬’，就表現出二者的因果關係。玄宗沈溺聲色之‘當[他]時’，又何曾慮及

32)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175頁。

33) 〈四庫全書〉，史部 正史類，〈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五。

34) 李商隱，〈馬嵬〉，〈四庫全書〉，集部 總集類，〈御定全唐詩錄〉卷77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他]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賜死’寵妃之‘此日’。尾聯包含強烈的對比。唐玄宗保不住寵妃，普通百姓的盧家能保住既‘織綺’、又能‘采桑’的妻子莫愁，豐富了批判的內容。

IV. 義山詩用典用事論

魏慶之《詩人玉屑》：“李商隱詩好積故實。”³⁵⁾，“用其意用其語 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隱健麗。”³⁶⁾以〈籌筆驛〉、〈馬嵬〉等詩篇為例說明，魏慶之認為李商隱詩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深隱健麗。李商隱把古人典故羅致筆下，自由驅使，不問時代先後，都可以在他的詩境中同時出現。

“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婉約，仍多近體，惟有〈韓碑詩〉一首是古體。有曰：「塗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躁詞耶？」³⁷⁾

〈韓碑詩〉全詩意在記敘韓愈撰寫‘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韓碑的典雅及其價值。情意深厚，筆力矯健。韓碑既未抹煞李雪夜破城的豐功，也未特別鋪張裴度的偉績，態度比較公允。李商隱極力推崇韓碑，也就是同意韓氏的觀點。叙議相兼，在藝術風格上受到韓愈〈石鼓歌〉的影響。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吳元濟的是大將李愬。憲宗命韓愈撰〈平淮西碑〉時，韓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執行憲宗旨意後的運籌帷幄，引起李愬不滿。愬妻(唐安公主之女)進宮訴說碑文不實，憲宗就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觀點迥然不同。李商隱是完全贊同韓愈觀點

35)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030頁。

36)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031頁。

37) 許顥，《彥周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二冊，1405頁。

的，詩中強烈地表達對〈韓碑〉被磨去的憤慨，熱情地歌頌韓愈撰的這篇碑文。本詩基本上是敘述性的，但筆力矯健，很有感情，詩中名句一直為人傳誦。

李商隱的詩具有鮮明而獨特的藝術風格，文辭清麗、意韻深微，有些詩可作多種解釋，好用典，有些詩較晦澀。現存約600首，特別是其中的無題詩堪稱一絕，而最為突出的便是他的愛情詩。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傑出的詩作。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每句都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徵、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含義。

“李義山任弘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羨卞和雙別足，一生無復沒階趨。」雖為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餘味。英俊屈沈，強顏低意，趨跼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己，不甘心於病哇下舐，不能賞此語之工也。”³⁸⁾

李商隱〈無題〉³⁹⁾這首詩，首聯描寫愛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於受到某種力量的阻隔，一對情人已經難以相會，分離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詩人在一句之中兩次使用‘難’字，重復使用有輕微的突兀感，造成詩句的綿聯纖曲之勢，使相見無期的離別之痛因表達方式的低回婉轉而顯得分外的深沈和纏綿；‘別易會難得’等平直敘述中是不易體會的。‘東風無力百花殘’一句，既寫自然環境，也是抒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靈與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這種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寫，寫實與象徵為一體，賦予感情以可以感觸的外在形態，即是寓情於景的抒情方式。頷聯中，‘春蠶到死絲方盡[歇]’中的‘絲’字與‘思’諧音，體現思念如同春蠶吐絲到死方休。這兩

38) 黃徹，《碧溪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三冊，2369頁。

39) 李商隱，〈無題〉，《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上“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句裏既有失望的悲傷與痛苦，也有纏綿、灼熱的執着與追求。以蠟燭的燃燒比喻痛苦的煎熬，‘蠟燭成灰淚始乾’用蠟燭作比喻，不是單一以蠟淚比擬痛苦，而是進一步以‘成灰淚始乾’反映痛苦的感情終生以隨，聯想深微復雜得多，形象的底蘊也因此更加豐富。頸聯轉入寫外向的意念活動。上句寫自己，次句想象對方。‘曉鏡’句描寫清晨照鏡時為‘雲鬢改’而愁苦，生動地描寫了紆折婉曲的精神活動，夜間的痛苦，是因為愛情的追求不得實現，次日為憔悴而愁，是為了愛情而希望長葆青春。這種晝夜迴環、纏綿往復的感情，表現着痛苦而執着的心曲。‘夜吟’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對方和自己一樣痛苦。月下的色調是冷色調，‘應覺月光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覺反映心理上的淒涼之感。‘應’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氣，表明這一切都是想象。如此生動體現了對於情人的思念之切和理解之深。尾聯詩句中以仙侶比喻情侶，青鳥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話、傳說中的一座仙山，所以這裏即以蓬山用為對方居處的象徵，而以青鳥作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現。寄希望於使者的結尾，並沒有改變‘相見時難’的痛苦境遇，不過是無望中的希望，前途依舊渺茫。這首詩，從頭至尾融鑄着痛苦、失望而又纏綿、執着的感情，詩中每一聯都是這種感情狀態的反映，但是各聯的具體意境又彼此有別。它們從不同的方面反復表現着融貫全詩的復雜感情，同時又以彼此之間的密切銜接而縱向地反映以這種復雜感情為內容的心理過程。抒情聯綿往復，細微精深，成功地再現綿邈深情。

當代學者陳建任認為李商隱的無題詩以善於言情為根本特徵，⁴⁰ 詩的本質在於抒情，無題詩特別致力於婉曲見意與詩人纏綿悱惻的情思結合，形成無題詩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指出李商隱無題詩，更是有百寶流蘇的綺麗，有千絲織網的細密，有行雲流水的空明，使讀者回腸蕩氣，不能自己。這種藝術上的特色，是各時代其他傑出詩人所沒有的。李商隱在這方面另外開拓了一個境界，不僅豐富了唐代詩歌的藝術成就，為宋詩的發展也有其積極的影響。

40) 陳建任, <言情的藝術—論李商隱無題詩的情感及抒情方式>, 中山大學學報, 1997年 第1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⁴¹⁾

李商隱〈賈生〉⁴²⁾「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從正面着筆，絲毫不露貶意。首句中‘求’‘訪’，所謂求賢若渴、虛懷若谷。第二句包含文帝對賈誼的推服贊嘆之詞。‘才調’與‘更無倫’的贊嘆配合，令人宛見賈生少年才俊、義氣風發、光彩照人的精神風貌。這兩句，由‘求’而‘訪’而贊，層層遞進，表現了文帝對賈生的推服器重。幾乎誤認爲是一篇聖主求賢。這正是詩人故弄之處。「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前一句承轉交錯，是全詩樞紐。所謂‘夜半前席’，把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於‘不自知膝之前於席’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使歷史陳迹變成鮮明的畫面。在‘夜半虛前席’加上‘可憐’兩個字，含蘊，耐人尋味。仿佛給文帝留有餘地，其實却隱含着冷雋的嘲諷，可謂似輕而實重。‘虛’字却使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賢姿態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可謂舉重而若輕。鄭重求賢，不是爲了詢求治國安民之道，却是爲了‘問鬼神’。對賢者的意味，詩人仍只是點破而不說盡，通過問與不問的對照，得出應有的結論。辭鋒犀利，諷刺辛辣，感慨深沈，末句由強烈對照而形成的貶抑更顯得特別有力。正如魏慶之所評：「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李商隱不是簡單地由原典故的細節聯想，而是糅合詩人對自身命運的感慨，傳

4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四冊，4083頁。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前揭書，第九冊，9029頁。

42) 李商隱，〈賈生〉，《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中“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達詩人真實的情緒與深沈的意境。

“唐李義山<霜月>絕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⁴³⁾

李商隱<霜月>⁴⁴⁾中，詩人以點染回旋的詩歌創作手法，將幻想和現實交織在一起構成詩歌完美的整體形象。秋深遼闊的長空裏，時時傳來雁陣驚寒之聲。月白霜清的宵夜，高樓獨倚水光接天，望去一片澄澈空明。‘初聞征雁已無蟬’二句，描寫背景環境，是美妙想象的搖籃，它會喚起脫俗離塵的意念。詩人的靈府飛進月地雲階的神話世界中去。後兩句想象中的意境，是從前兩句生發出的。詩人所描繪的就不僅僅是秋夜的自然景象，而是勾攝出清秋的魂魄，霜月的精神。這種精神是詩人從霜月交輝的夜景裏發掘出來的自然之美，同時也反映了詩人在混濁的現實環境裏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深切願望。素娥、青女，是詩人隱以自喻，詩中寓情寄興，李商隱詩善於用典，借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隱秘難言的意思得以表達。北宋石曼卿<七夕>，⁴⁵⁾意相反而句皆工。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義山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憶銀牀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之憨態。”⁴⁶⁾

李商隱<富平少侯>⁴⁷⁾：“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憶銀牀在井頭”漢張安世封

43)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六冊，5911頁。

44) 李商隱，<霜月>，《四庫全書》，集部 總集類，《李義山詩集》卷上“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南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

45) 石曼卿，<七夕>，《四庫全書》，子部 類書類，《錦繡萬花谷》卷四“雲意不交天更闊，星光不動漢空流。素娥青女曾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

46) 劉克莊，《後村詩話》，吳文治，前揭書，第八冊，8358頁。

47) 李商隱，<富平少侯>，《四庫全書》，集部 總集類，《御定全唐詩》卷539“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彩樹轉燈珠錯落，綉檀回枕玉雕鏤。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富平侯，他的孫子張放幼年繼承爵位。但這首詩所咏內容却不切張放行事，可見詩中的‘富平少侯’不過是個假托性的人物。首聯“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七國’喻藩鎮割據叛亂，‘三邊’指邊患，‘未到憂’即未知憂。指出其不知國家憂患為何物，次句再點醒。‘十三’襲位，這就有力地顯示出童昏無知與身居尊位的尖銳矛盾。着意作勢的寫法與詩人所要突出強調的意旨密切相關。頷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床在井頭。”寫少侯的豪侈游樂。‘不收金彈’用韓嫣事。《西京雜記》記載：“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⁴⁸⁾ 上句說他只求玩得盡興，貴重的金彈可以任其拋於林外，不去拾取。可見他的豪侈。下句則又寫他對放在井上未必貴重的轆轤架，倒頗有幾分愛惜。這就從鮮明對照中寫出了他的無知。黃徹言：“二句曲盡貴公子憨態。”⁴⁹⁾ 這確是很符合對象特點的傳神描寫，諷刺中流露出耐人尋味的幽默。頸聯“彩樹轉燈珠錯落，綉檀回枕玉雕鏤。”續寫其室內陳設的華侈。華麗的燈柱上環繞着層層燈燭，像明珠交相輝耀；檀木的枕頭回環鏤空，就象精美的玉雕。尾聯“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守門人不給清晨到來的客人通報，因爲少侯新得佳人名字叫莫愁。這裏特借‘莫愁’的字面關合首句‘未到憂’，以諷刺少侯沈湎女色，不憂國事；言外又暗諷其有愁而不知愁，勢必帶來更大的憂愁，今日的‘莫愁’，即孕育着將來的深愁，自然融合在貌似不動聲色的客觀敘述之中，尖刻冷峭，耐人尋味。詩中的‘富平少侯’似乎不象一般貴族少年，而可能另有具體寓托，責備他們不憂‘七國三邊’之事，未免無的放矢。必須是居其位當憂而不憂的，才以‘未到憂’責之。所以首句即已暗露消息，所謂少侯，實即少帝。末句以‘莫愁’暗諷其終將有愁，和《陳後宮》結句‘天子正無愁’如出一轍，也暗示所諷者并非無知貴介，而是‘無愁天子’一流。不過李商隱托古諷時，有特定諷刺對象的咏史詩，題目與內容往往若即若離，用事也古今駁雜，托古諷時之作，所托之‘古’與所諷之‘今’但求大體相似，不能相

48) 《四庫全書》，子部 小說家類，《西京雜記》卷四。

49) 《四庫全書》，集部 詩文評類，《後村詩話》卷一。

符。

李商隱用典用事只是傳情的手段，牽引詩人內心情感的媒介，其本身的含意并不重要，僅着眼於所體現的朦朧詩意，微妙的情思韻味。宋代詩話肯定李商隱詩作，用典營造詩歌氣氛，烘托描寫對象，用事深僻。

V. 結 論

宋代詩話對於李商隱獨特的詩歌風格，作為詩人所顯露出來的情性才華以及用事等具體的詩法都予以展開，進行比較充分的論評，從而為後人進一步認識李商隱詩歌世界奠定了基礎。對宋詩話進行廣泛地考察，能夠更真切地把握到宋人對各代人物和詩歌的評價，闡述宋代詩話李商隱論，目的在於揭示宋代詩話李商隱論的核心觀點，宋人對李商隱作為詩人主體素質的論述，探討宋代詩話如何為後世詩學李商隱論的深化提供豐富的理論範疇。

宋初西崑體，在當時頗有影響。重視學力、講求華美的西崑派，代白體而起，繼而獨擅北宋文壇。待歐陽修、梅堯臣等開創新的詩風，西崑體乃告衰歇。西崑體內容空虛，片面追求李商隱的雕彩巧麗和唐彥謙的韻律鏗鏘，嚴重脫離社會生活。許多文人競起補偏救弊，大力呼吁文風改革，一場轟轟烈烈的詩文革新運動因而興起，它直接影響到宋代各種文學樣式的發展。

葛立方《韻語陽秋》等詩話中闡明西崑體風格，記述楊億對李商隱詩的評論，他讚揚李商隱詩“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灸愈出，鎮彌堅而酌不竭。”可謂推崇備至。“篇章以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鏤為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張表臣指責西崑體‘破碎雕鏤為下’，西崑體盟主楊億的‘雕章麗句’審美趣味下，是有諷諭意涵的，後世對崑體所詬病的‘虛浮侈麗’缺點，實是針對西崑後進而發。一般認為，西崑體的風格就是追求雕飾、華麗，至於詩作內容，則非其關注焦點，有空洞乏味之弊。即使西崑體之弊受到批判以後，歐陽修晚年在其《歸田錄》中稱楊億為“真一代之文豪”，在《六一詩話》中對楊劉西崑體予以客觀評價。西崑體不

僅僅是對晚唐詩風的‘簡單復歸’，之所以為真正的‘宋調’的成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於西崑體派推崇和模倣李商隱的詩歌，并在某種程度上開拓了宋人從李商隱上溯杜甫的唐詩傳承之路。西崑體沒落以後，論李商隱詩風氣并未減弱，反而藉着檢討西崑體詩的利弊，更加深入尋幽探微，李商隱詩各方面的優劣都有進一步的發掘。大體皆就李商隱詩瑕瑜互見時詩歌創作成果，就事論事。

宋代詩話評論李商隱詩歌，有褒有貶，從中反映出宋代詩學發展軌迹。西崑體至江西詩派為代表的宋詩詩風的確立，與李商隱詩作的影響是分不開的。葉夢得《石林詩話》中闡述：“唐人學老杜，唯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為過老杜，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呂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⁵⁰⁾王安石曾對蔡天啟說明：“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為商隱而能為老杜者。”⁵¹⁾宋人認為李商隱與杜甫有因承關係，特別宋代中期以後，從學杜的角度接受李商隱的詩作，朱牟《風月堂詩話》：“李義山擬老杜句，…真是老杜語也。”⁵²⁾李商隱「典麗精工」的辭章特色是與「委婉多諷」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宋人注重李商隱的詩歌藝術手法中接近杜甫的部分。

李商隱在詩中所展現的高情遠意，宋人有所共識。許顥《彥周詩話》等詩話中認為作詩淺易鄙陋之氣為大惡，呂本中在《紫微詩話》中舉例進一步說明李商隱詩有不盡之意，作詩當學之。以象徵意緒營造幻象與幻境，在幻象與幻境中象徵寄托，使詩歌既有表層意蘊又有深層意蘊，將詩人自我的心靈世界揭示得極其幽微層深，這是李商隱對唐詩藝術的一大開拓。以《籌筆驛》、《馬嵬》等詩篇為例說明，魏慶之認為李商隱詩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深隱健麗。不僅咏史詩以及叙志述懷之作是如此，在更多的即景寄興的小詩裏，也可見出李商隱的‘高情遠意’。李商隱的無題詩以善於言情為根本特徵，詩的本質在於抒情，無題詩特別致力於婉曲見意與詩人纏綿悱惻的情思結合，形成無

50) 《四庫全書》，史部 政書類，《文獻通考》卷233。

51) 《四庫全書》，史部 政書類，《文獻通考》卷233。

52) 《四庫全書》，集部 詩文評類，《風月堂詩話》卷下。

題詩獨特的藝術風格。李商隱無題詩，更是有百寶流蘇的綺麗，有千絲織網的細密，有行雲流水的空明，使讀者回腸蕩氣，不能自己。這種藝術上的特色，是各時代其他傑出詩人所沒有的。李商隱在這方面另外開拓了一個境界，不僅豐富了唐代詩歌的藝術成就，為宋詩的發展也有其積極的影響。

李商隱把古人典故羅致筆下，自由驅使，不問時代先後，都可以在他的詩境中同時出現。李商隱在詩中所呈現的是對於事物敏銳善感、出人意表的洞察與反思，宋人非常重視透過李商隱詩典故辭采中包含的譏諷、議論中所展現的高情遠意。李商隱詩有過人之處，正是用事深僻，雖然語工而意有所不及，自是其短處，但宋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李商隱詩所達到的境界，確實令後人望塵莫及，西崑體衰微以後，宋人在與西崑體比較之下，對於李商隱的優越處也漸有所得。李商隱通過用典使事，含蓄而深刻地達到抒情言志的創作目的。李商隱不是簡單地由原典故的細節聯想，而是糅合詩人對自身命運的感慨，傳達詩人真實的情緒與深沈的意境。李商隱詩善於用典，借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隱秘難言的意思得以表達。商隱托古諷時、有特定諷刺對象的咏史詩，題目與內容往往若即若離，用事也古今駁雜，托古諷時之作，所托之‘古’與所諷之‘今’但求大體相似，不能相符。李商隱用典用事只是傳情的手段，牽引詩人內心情感的媒介，其本身的含意并不重要，僅着眼於所體現的朦朧詩意，微妙的情思韻味。

宋代詩話肯定李商隱詩作，用典營造詩歌氣氛，烘托描寫對象，用事深僻。宋代詩話中批評李商隱詩作中，用事過於追求，從而損害了詩歌真摯情感的抒發，若為炫耀才學而過多使事用典，則會令人難以理解詩意。宋人在詩歌創作上，講究以才學為詩，推崇資書用事，李商隱的詩為宋人樹立了用事的典範。宋代詩話中，不僅注意到李商隱在詩歌用事技巧層面的價值，而且非常重視他嫻熟的詩歌創作手法中蘊藏着的複雜情感。宋代詩話中不但體現出宋人學習繼承李商隱詩漸進的創作經驗，於李商隱詩各種詩歌藝術特色，也頗能加以發揮。李商隱詩既由西崑詩派全面引介到宋代，宋人通過西崑體了解李商隱，同時認識到李商隱詩與西崑體的差異，由此可以探索到宋詩話如何評價李商隱詩的論點範疇。

< 參考文獻 >

- 吳文治, 《宋詩話全編》,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王夫之等撰, 《清詩話》,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
周裕鍇, 《宋代詩學通論》, 成都: 巴蜀書社, 1997年。
陳建任, < 言情的藝術—論李商隱無題時的情感及抒情方式 >, 中山大學學報
第1期 1997年。
《李義山詩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萬首唐人絕句》,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御定全唐詩》,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西崑酬唱集》,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徂徠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錦繡萬花谷》, 《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珊瑚鉤詩話》, 《四庫全書》, 集部 詩文評類
《後村詩話》, 《四庫全書》, 集部 詩文評類
《風月堂詩話》, 《四庫全書》, 集部 詩文評類
《三國志》, 《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前漢書》, 《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文獻通考》, 《四庫全書》, 史部 政書類

< 國文提要 >

宋代 詩話에서는 李商隱의 독특한 詩歌風格, 시인이 드러내고 있는 情性才華 및 用事 등 구체적 시법에 대해 비교적 충분한 評론을 전개하고 있어서, 후인들이 이상은의 시가 세계를 더 잘 이해할 수 있는 기초를 제공하였다. 송대 시화에서 이상은 시가에 대한 評론을 천술하고자 하는 목

적은 송대 시화에 담긴 이상은 평론의 핵심 관점을 제시하여, 송대 시화가 어떻게 이상은론을 심화하여 후세 시학에 풍부한 이론적 범주를 제공하였는지를 검토하는데 있다.

송초에는 西崑體의 영향력이 대단하였으나, 서곤체는 내용이 공허하였고, 이상은 시의 화려한 수식과 기교만을 단면적으로 추구하였다. 그러나 서곤체는 단지 晚唐 시풍에 대한 단순한 회귀였지만, 진정한 ‘宋調’가 성립할 수 있는데 상당한 공헌을 하였다. 서곤파가 이상은 시가를 추존하고 모방하는데 있어서는, 송인들이 이상은에서 위로 杜甫까지 소급하는 당시 전승의 길을 어느 정도 개척하였다. 이상은 시는 西崑詩派를 통해 宋代에 전면적으로 소개되었으며, 송인들은 西崑體를 통하여 이상은 시를 이해하였고, 동시에 이상은 시와 서곤체의 차이를 인식하였으니, 이것으로부터 송대시화에서 어떻게 이상은 시를 평가하였는지 그 관점을 탐색할 수 있다.

이상은은 시에서 高情遠意한 풍격을 드러내었으며, 宋人들은 대체로 이를 인식하였다. 咏史詩 및 叙志述懷의 작품이 이와 같을 뿐만 아니라, 더욱 많은 卽景寄興의 小詩에서도 李商隱 시의 ‘高情遠意’를 볼 수 있다.

이상은은 고인의 典故를 자신의 붓 아래 펼쳐내어 자유로이 구사하였는데, 시대의 선후를 불문하고 모두 그의 詩境 중에 출현한다. 이상은 시의 뛰어난 곳은 바로 用事가 深僻한 곳에 있다. 비록 말은 뛰어나지만 뜻이 미치지 못하는 곳은 그의 단점이 있는 바이지만, 송인들은 도리어 이를 기이하다고 여겨 본받았다. 이상은은 用典의 구사를 통하여 함축적이고도 깊이 있게 抒情言志의 창작 목적을 달성하였다.

송대시화에서 이상은 시가에 대한 평론은 칭찬도 있고 폄훼도 있지만, 이 속에는 송대 시학발전의 궤적이 담겨 있다. 서곤체에서 江西詩派로 대표되는 송시 시풍의 확립에 이상은 시작이 미친 영향은 상당히 크다. 송인들은, 특히 송대 중기 이후에는, 學杜의 각도에서 이상은의 시작을 받아들였다. 송대시화에서는 이상은 시의 典麗精工한 사장과 委婉多諷한 풍격이 긴밀하게 결합되었음을 긍정하였다. 또한 이상은 시는 宋人들이 수립한 用事의 전범이 되었다. 宋代詩話에서는 이상은 시가에서의 用事 기교의 가

치에 주의를 기울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원숙한 시가 창작수법 속에 담겨져 있는 복잡한 정감 또한 매우 중시하였다.

주제어 : 宋代詩話, 西崑詩派, 李商隱論, 高情遠意, 用典用事